澤民文章典雅
理致甚明獨惜
畫事掩其名然識
者不厭其多能也

自茲以往澤民當豐於文而嗇於畫可也

虞集題

存復齋文集序

朱澤民為桐子師時以文墨故與予交三十餘年間得許道寧畫謗尒淦抹適臻其能在仁廟時瀋王器其才引對于嘉禧殿授征東提學以歸人不知其於鞭辟近裏尤用功也藝於聖門固曰小學之能事然以欲觀古人之象與夫繪事後素可與言詩者推之其於指畫之形有切近於書者聖人於藝以游而言儕於道德與仁而四之一以小物不遺動急

有養故耳況夫以山水言仁知之所樂者於進而吾往也遊而不舍晝夜也為學為道一以體其重厚不遷周流無間凡得想象而求以似之何藝非通耶使刻意於文字不有以載道而追逐於月露風雲之狀庸何愈於藝成而下者此詩之國風所以出於民俗之歌謠後儒極力無能彷佛也澤民績學而為文理到而詞不凡下神會心得有妙於斷輪不能以喻諸子者非詡詡以求售於人如凡近

一葦也天下之物無影無形難以擬諸形容者曰惟風聲莊子噫氣之論一以可聞而不可見者之琴琴之調調之刀刀曰獨不聞曰獨不見貌出天籟一節子露無遺則亦深於文字者曰精於藝耳不然孰無一畫筆能神於化工耶澤民藝能而妙由妙而神神有就於天者言之精者為文由精而超於自得則有配天於無言者德藝兩忘道術無蹟神而明之亦存乎人澤民可與語道矣有不合天

人于一耶登峰造極風詠言歸聖賢氣象相
與往來於文字以狀出之山立揚休不無悠
然於一見者姑將以為序
至正九年秋閏七月望後合沙俞焯午翁序

# 存復齋文集卷之一

元征東儒學提舉睢水朱德潤澤民著

曾孫夏重編

賜進士湖廣按察使東吳項璁彥輝校正

## 銘

延祐六年冬德潤以太尉藩王見知徵入京師
道經淮安得端石硯作硯銘曰
美哉茲硯平而不砥方而不器涵文之英蓄文之粹
滋文之力養文之氣是謂筆墨之焯礙
心遠堂銘為張清夫提學作
人之虛靈秉彝好德一理萬殊惟心之則心遠地偏

靜德之履不遠伊迩緊心知止太湖之壖松溪竹軒
君子構堂孰迫而喧遠兮無垠六合懷春心與境忘
張公其人

止齋銘為元亨之御史作

惟士之志北南西東匪動則貞悔吝吉凶是以君子
或息而止四方一室知止所履止孝惟子止敬惟臣
匪止弗安匪安弗臻渤海之原齋居拳拳服膺至善
止哉勿遷

古鼎銘并序

至治二年春集賢學士頴哥識律得古鼎寘堂中且
諗朱德潤曰斯鼎形範歸兀文鏤朴雅其三代之製
歟德潤曰昔后王君公列鼎[illegible]作有由自易姓
迭興君或命之臣亦作之列食於家豈特廊廟今學
士公温亮淳厚質直有容懼對向之讒銘儆考甫之
三命寅畏小心承家之光廼寘斯鼎思古所作堅不
變質文不飾華公則效之惟古是式匪玩其物前人
作之公寔用之曷究先代請曰公鼎庶幾似之銘曰
範金作器虛中央三足負峙奇耦張黃耳玉鉉昭文
章革故鼎新止吉祥饕餮戒味卑膏粱鑴鏤象形俾
勿忘昔公先王平炎方豐功茂德佐世皇偉哉斯鼎
今在堂對揚休命釐尔章式僭祖考祀孔明請和鹽
梅續馨香

# 壽樂堂銘 并序

至元十二年王師下江南時呂公浩叟以故宋命出使軍前持節見淮安忠武王抗辭不屈明年南邦混一宗臣悉朝于京師公與焉朝廷授公嘉議大夫淮東宣慰使仍賜金符玉帶寵慰其行公拜命以疾辭職歸卧吳中二十六年而卒初即虎丘之陰構堂扁曰壽樂且曰人生百年自古賢愚之士同歸丘隴其不朽者惟名義耳吾幸際天朝得完首領以歿將何望乎於是以餘資豐酒肴延親舊披圖玩史以樂其天年大德間公歿葬其地今公之孫濤求余寫其堂之景且徵銘焉德潤以先大父淮西之役於公為世

契而濤又與德潤游乃作銘詩誦公之萬一云巖巖高堂翳其松篁山川縈紆厚公之藏公昔抗辭受命不欺南服既定來朝京師宏矣大元覆天洪庥勸孝移忠寘公列侯錫以袞裳玉帶金符順天受命歸休于吳中堂有侐燕寢孔碩來我友勿樂我親戚不夷不惠繄公之德子孫千億來世其澤

## 太守晁侯除運使銘

公田膴膴八百其畝侯之來吳民思其撫侯之去吳民食思饇鄉土異宜與衆聽之勿信小言小言或欺為政在官賦役在民歛之勞之高下俾均侯之運司邦境則隣凡此牧養孰非吾人匪嚴弗威匪寬弗安

寬以字良威以戢姦失此其中荏事則艱凡百有政
古式是觀

教授廳銘

漢之校官今郡文學典教洋宮橫經師幄吳邦之風
思魯一變律已以先庶則人勸言慎行脩乃式乃矜
勉茲古訓庶列槐陰

道傳圖銘為柳待制作

粵稽先天孰玄孰黃人文既闢圖畫乃彰繼善成性
由陰與陽維彼先覺純一惟誠行在天下言在六經
如愚惟顏一唯惟曾何莊之辭土苴緒餘奚苟之辨
指禮為儒瞻復日月云何其躅高山景行庶幾在目

同初銘為同同待制有定其象可模念彼厥初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禮制作
同此一善太和坱圠庶彙萬變山川草木發生於春
克已復禮天下歸仁

魏伯禮瀟源亭銘

漢中之丘瀟源之汜左盼終南右環沔水有美一人
結亭其址竹樹紛披烟霞綺靡宇宙中和襟懷粹美
瀟以溥施源以知始書盈架牘酒在罍洗山迴亭
君子所履

武夷山銘

元氣孕物武夷秀偉石結群象雲行雨施王女峰高

蒼屏隱翠有祠者屋撇国所祀學究千載道濟斯世
念者濂洛有開群蒙不有朱子學傳孰[illegible]剖纖悉
理窮孰通九曲迴溪山高水深明月當户清風在林
溥博淵泉以慰我心

江浙行[illegible]右丞岳石木公提調海漕政績碑銘

至正四年春上命資政大夫江浙行省右丞岳石木
公揔督漕事于矣遵舊制也于時岳公既來漕府長
佐賓屬咸在公曰海運國之重務官有定制事有常
程尔皆能職矣又將奚言然而上既付予以綱領其
敢不夙夜在公敬承乃事汝惟昔勤于官用選在茲
漕有良規汝擇其長來告予其從之有愜于心不順
乎民予其除之衆咸曰嘉言若茲敢不聽從公既視
事併召甲户之俟官給直為脩檣纜顧梢矴之費者
即預期畀之使從容完葺毋迫期苟且其春夏漕官
督運夫褰粮裝載巡視舟楫比歲例探籌投鈎益嚴
至若銖斛之量倉貯有登升聚斗之費運舟有水蒸
日曝之虧漕府以是與諸郡歲常抵梧公使各驗所
損量得其平初公至吳有司館穀一皆弗受及抵崑
山次舍見供張重帟庖饍豐美愕然曰此非民力所
致乎卻之弗顧所屬化之悉從簡約歲兩運卜吉每
先期祀
天妃於郡城崑山路漕廟所官屬具集公帥執事齋

祓宿廟下周眡滌濯隋釁逆牲奉幣享神之旦五鼓
樂既奏公率掾屬漕府官以下恪虔致禱拜興肅然
罔敢怠譁由是兩運既發海無驚濤舟行如履坦途
於乎自海道通而東南之漕運日益若京官廩祿朔
方軍儲燕民足食咸仰於茲五十年間太倉之粟紅
腐可謂盛矣然往年漕期或獰波沸騰變異百出而
公是行也政平事簡粮艘具達于直沽盖所謂天神
祐其誠漕府贊其美有司憚其嚴民庶樂其惠又能
慎終如始則其休績可不勒諸金石以永其傳乎公
自初筮仕部郎官歷省臺幕職尚書兵刑部集賢學
士兩臺治書淮西廉使叅政湖廣留守上都行宣政

使凡二十一遷而陞江浙右丞則公之素行不有偉
度長材以獲知于朝廷者其何能若是乎是年漕粮
為石二百六十四萬餘舟為載一千四百有奇夏五
月漕事畢公還于省吳之屬司邦之民人懷德不已
乃俾德潤為文記其事且為詩以歌之曰
東南漕運歲集海邦官蕢其直力役其氓府長有屬
惟時俊厖國有常度孰揔其章帝命省臣俾提其綱
惟此岳公克畫其良如機運軸一轉百翔漕夫既來
仰給相望公則先期付幣葺航江左列郡廩貯其粮
漕舟往載官吏具張俾各投鉤毋辭遠方銖斛之較
俾平其量次舍重帟公辭弗當有司奉宴公謝弗遑

歲次天妃牲牢我將式轉其誠齋祓稽顙焚幣于庭
齊酒芬芳神顧來歆錫祉禳禳飲福燕喜鼓鐘喤喤
始時運夫貪官之償嬉笑出沒習水登檣或繁其役
嘯歌徬徨今欣而謳如履土彊曰公惠我保我家慶
曰公福我于艘葦航公誠之故神庇我昌厥明啓舟
公餞于艎檣烏北指鸞旗央央公曰漕官勉尔是行
國有大順毋憚海洋南風送帆海波不揚天妃効靈
百示助祥相此漕役既達于京京有儲積民以乂康
懷來之思歌矢弗忘刻諸堅珉以示久長

賀夫人阮氏銘詩

淑慎和柔是謂婦德慈義惠訓是謂母儀惟此儀德
夫人有之式妃其良子孫蕃滋浙江東來雲山披披
改卜是宜我作銘詩孰以比德詵詵螽斯

肅政銘為趙宗吉[illegible]僉作

維天有理[illegible]民有彝淳風既斲禮義乃虧爰立王度
教之治之[illegible]牧星羅臬司是規維此分憲百司綱維
明以燭遠聰以察微民曰趙公來撫我羸疲瘽無告
趙公是咨庶政有[illegible]趙公是裨姦暴作慝趙公弭之
民瘼孰恤趙公去之惠此南国民將歌之

知止堂銘

人生而靜動乃其機行必知止履則弗危鋭焉退速
定乃神怡安而能慮止故弗移事物既接衣情交攻

不有知止孰究始終猗歟馮公克踐其實搆堂揭扁
進退惟式左圖右書玉昆金友出則奉公入則善守
高堂巍巍誰其馮師曾思心傳其追庶幾

淳雅齋銘為杜堯臣作

元氣絪縕萬物化淳人惟至靈心德曰仁中含太和
雅素合真含哺鼓腹林林而羣有赫帝治陶匏結繩
禮物始備元酒大羹孰為犧尊下散其樸孰為丹漆
不素而斲民澆俗漓世競抵欺朴素不復言淳行違
緊我杜氏世德之美淳以性天雅以正始仕優則學
力致其勉質之素之匪石弗轉

高德基太守善政銘詩

大江東南甲郡惟吳國賦歲夥民生亦劬三農食力
終歲艱食不有賢守孰恤其瘠亦有戚里官寺陪祖
民浚其膏里胥助輸商稅榷酤百役具將不有賢守
孰寬其償維此高侯倣漢名杜善緝其民以永令譽

金壇縣尉廳屏銘詩

金壇之圻宰邑所治高君作尉來撫瘝疲先令後罰
聽之信之弗使餓寒廉恥是屬凡此蒞政克念在茲
豈惟尉邑作郡庶幾

四言銘詩送高文海秀才游京師

惟士之生桑弧蓬矢志在四方動則以禮俊矣文海
有嚴父師幼學壯行惟此其時京師之陽河水泱泱

送子行邁觀國之光京師之邑多士雲集願子擇游
謙以受益烜赫貴勢勿諛以趨華侈宴樂勿慕以愉
徐行弗顛慎言靡侮矢詩不諼歌以贈子

資善大夫中政院使買公世德之碑銘

皇元混一區宇際天所覆罔不臣服于閒尤先效順
時則有若不花剌氏以佃巧手藝入附徙置和林又
遷於西京朝廷設局院官曹以領之今資善大夫中
政院使買述丁之曾祖洪城公寔在焉公諱馬合麻
以天文之學獲知于朝不屬局院領中統初親王阿
里子哥叛公與其子撒的迷失隨官軍相事有功詔
賜名馬白金至元十七年國家建洪城屯衛授公下

夫長及洪城公病篤呼諸子謂曰吾自內附以來心
懷忠報未竟所懷汝曹勉之命長子撒的迷失居京
師充禁役次子哈散襲百夫長季子烏馬兒蚤卒撒
的迷失即今資善公之祖也至順中以資善公貴贈
咸陽郡公上一子諱阿合麻即資善公之父也亦以
子貴贈咸陽郡公年卅二早卒夫人阿魯溫氏生二
子長即資善公次曰間間仕止集賢院經歷一女適
翰林待制軋哈麻咸陽公歿後夫人守義不移哈散
等嘗有閱墻之侮夫人辯甚直朝端憐之白成宗皇
帝得璽書護其家且勅其子執經太學後亦以資善
公貴封咸陽郡夫人初資善公以李炳固丞相奏從

大都丞相入宿衛至大中授尚服院長史再授利用
監大使京畿運粮提舉河間運判集賢經歷俱有能
聲蓋咸陽郡夫人嘗訓以事上忠律已廉撫民仁以
致公之顯貴焉學士楊公德方作錫類堂記以褒之
奉定二年公拜南臺監察御史即言出使官三品以
下止給驛餉一名以蘇民力天曆初拜内臺監察御
史言為人臣不可僥倖衆古翰林院官曹數請墨書
讒持乞追還官不得再請又言官買民物不許減其
常直京城耆老舊設五十名近五門南城續增設一
百名皆富商托此庇役乞止仍舊朝廷皆從之至順
初出為山南廉訪副使至則首平民役俾置文簿編
次以十年週轉甲者先之時歲饑公勸率
富人并移官錢賑濟疾病者命醫視之至春遣復鄉
土再遷戶部侍郎言歲和織素段止宜改織平綾省
官費三萬五千定又以造鈔局民貧入給綿布一疋
迄今行之是年朝廷以公林幹皆妥氏之訓旌表曰
貞節之門後太夫人壽至八十公再陞左司郎中至
正元年拜戶部尚書言為國當節費養民乞停不急
之務及造鈔局再遷河東憲副中書請復公為長尚
書加授中奉大夫公以兩京供需煩民官給鈔本界
之居庸北洪贊地及狼山土墓燬米店民病遠汲公
晉捐已俸二千五百緡復請於官得給錢鑿井居民

便之翰林揭公曼碩嘗銘其井三年陞中書參議詔
賜雲龍金帶四年轉宣徽同知旋授資善大夫中政
院使至正七年國家以軍儲之重起公為海道萬户
府達魯花赤公至之日斟酌權宜盡轉輸之道九年
又起公為江西等處叅運使將行矣使謂德潤曰吾
家世忠孝盡瘁事國則以于闐之丘隴未有以彰厥
祖考者子盍為我紀其實而銘之於乎古者有功銘
于太常世其任子今不花剌氏來歸王庭效　夷險
止於屯衛長獨資善公以毋氏之化堯勤政治為時
名卿豈不偉歟而德潤托知於公者素矣義不敢辭
乃書其祖代且顧公益勵前脩以永世德焉銘曰

惟不花剌氏來為王臣咸以巧藝或織或紋曾祖有
覺通天文學不墜藝倫平叛有作宿衛之伍寔為公
祖盡瘁小心靡有蹇迕父氏蚤世賢毋守義訓子孝
忠俾學而仕公既顯貴允釐庶政列於名臣錫賚有
慶惟忠為臣惟孝為子尚勤我公終世其美

君子堂銘

苞蘖之卉拱把之木豈若尚氏堂高樹竹君子虛心
卑以自牧君子厲操節以自勗載歌衛詩惟彼淇澳
挹此歲寒温其如玉

詩美丁誠之經歷書滿之歸

欲繫者駒伊人之乘食彼場苗懷此惠政豈無甫田

力民代食千倉既盈十庾惟役服箱有牛荷耒有農
農歲艱食積者如墉焉得賦均同隰同畛莫匪王土
分惠其貧

衢州白太守善政銘詩

猗歟白侯牧伯之良善緝其民底于樂康初衢之人
困於賦役稅者倍償勞者弗恤民飢而號無隙可逃
侯曰均役毋重其徭等甲之殊驗力以敷遏強撫弱
養老慈孤民教而勸吏勤以讋居者樂生逋者復業
帝曰守臣惠利我民寵錫其章束帛來臻柯山蒼蒼
善政遠揚我作頌詩俾民勿忘

櫟壽齋銘

[illegible]而樵雉文而翳枯為身累也豈惟木與人小年
非菌大年非椿櫟之壽也全食吾真

自警銘并示方山弟

人生百年今其已半難得者親扶持患難富貴貧賤
莫非命運君子脩身克己安分儉以處家勤以治生
勿酗於酒毋肆其情勿逢人短毋矜自能出言慮後
窒欲防萌勿以毀怒毋以譽歡毀或造言譽乃佞端
屯蹇憂戚庸玉汝成敢告吾弟兼以自銘

楚山圖銘為兀顏子中憲僉作

六書之教二曰象形刻諸鼎彝揭之旂旌用昭憲度
以節禮刑去古既遠風囂淳漓政繁法夥民情愈欺

侯伯邦守字養或爵爰陳臬司俾紀其違我元大夫
忠厚而威繡衣換節僉憲南陲令肅政成百度惟清
作此好圖以代勒銘

府判銘為馮進道作

府判貳郡古曰郡丞方題別駕車列屏星眺崇佐楊
政條簡肅元忠檢洛豪權憚伏桐川之陽靈山蒼蒼
佐治通守宣化府堂馮君蒞政廉直不與惟古是則
姚魏其師

李加訥左丞祀海神銘

維誠感神維忠報國祀神祈民穆然[illegible]昔在朝
縉紳屬目及副憲政來惠南服禱祀海神下補坤軸
長驅蛟魚民獲安居有懷令德頌声載涂吳山岧嶤
浙水縈紆民歌公功與石弗渝

石几銘

端溪之石質堅理密琢為直几可憑可拭朝競日揚
弗教怠惰日省吾過憑几而坐毀譽相尋榮辱危機
登高自卑損者益之日省吾私憑几而思

壽域銘為吳思可左丞賦

大哉壽域仁基義垣東序養老西郊尚賢政教之澤
洽於人心天地覆載日月照臨皇建有極宰臣燮理
五氣斯順四序時履雍容吳公荷帝之錫五福具來
好是懿德式訓忠孝貽謀子孫顧崇令聞佐國佑民

岡陵之壽松椿之年戩穀永昌如此頌言

雪屏圖銘為秦元之治書作

天地布氣陰陽潛幾為豐為瑞六出霏霏山川聳玉草木成琪乃卜有年乃歌衛詩四時順[illegible]休徵攸宜曷特雨露膏之沐之譬彼風雷亭之毒[illegible]若子設教萬夫是依愛之養之誨之勵之肅若[illegible]當其時勗此秦公庶幾似之

生生堂後銘為豫章胡伯雨賦

天地成化仁心生物萬變一理維誠無息五行殊功二氣實體動靜互根那有終始元者善長生生相續繼養成性中和佐育仰彼先覺有開我蒙圖書之作萬世永功

周淩雲思親圖銘

孩提愛親天性之衷爰失怙恃所思無窮問之前人曷棄其族今田復完食祀嗣續思親之里雲水亹亹思親之子克世其美中田有廬貽謀有書太史善志以永厥圖

萱壽堂銘

大椿之年比黃耇喬松之齡宜爾後豈若孫孝子搆堂孔昇班其彩衣進其醇酒如萱之忘憂以祈壽母

希邊齋銘為李一初提舉作

秉彝好德惟心所從過勿憚改乃協厥中賢哉衛邊

克已實踐進德之功老而不倦希之者誰曰惟李子
寡過未能式念在此湘南之墟有齋隆然茂以草木
欝乎山川居焉有圖學焉有書希遷真積俾復厥初

太守師侯碑陰銘

賢哉師侯弗猛弗敢抑彼殘暴撫茲癃疲民懷其德
久若渴飢頌声載石如師侯治後来太守規此作碑





元征東儒學提舉睢水宋德潤澤民著

曾孫一夏重編

賜進士湖廣按察使東吳項璁彥輝校正

## 玉京路承天寺藏經閣記

維至靜可以感至動至寡可以合至多至無可以名至有此物理之自然而人未之覺者故佛氏居深山窮谷而土木其形骸爲烏其飲食初無求於人也而人見其土木形骸而爲烏飲食也於是有結廬而舍之者捐衣而衣之者饘食而食之者由是至靜至多至有而人不覺焉方其寡至無皆轉而爲至動至

深居靜默自寡言至於無言一佛氏也自一言至於萬言亦一佛氏也何哉人見其人之趨慕之來之多也始以利益扣之佛不以利益自靳而隨問即答如國王如長者如居士如比丘者皆雲集而問答愈衆其辭愈多乃至演為五千四十八卷也其書自漢魏以來由西域而播於中國由中國而播於東土則此三韓之人建閣以藏其經者是也所以奉其教者比中州為尤盛又非特結廬捐衣饁食也至治三年高麗玉京大承天護國禪寺因其佛殿之西芟荊築垣構木運甓役不計工用不計直棟梁翬飛金碧炫耀為藏經閣者大小共十有三間自屋楹而下列為輪軸而棲匭於其間藏經至三藏焉噫予聞之佛嘗以性命之宗究生滅法自有言至於無言自不以言至於不以無言則五千四十八卷之多為有言耶為無言耶為不以言耶為不以無言耶以藏經閣之宏且麗也為妙衰嚴則生而有相者耶抑滅而無相者耶然有無生滅之道人能覺之而不為有無生滅之迷者抑有其人焉抑無其人焉秦定二年春三韓比丘善謹來求予文以記其閣成予欲無文而善謹求之至懇之切故不能無文而以至靜至寡至無為佛氏之功用以無言無相為性命生滅之理書於藏經閣下善謹歸而刻諸石睢水朱德潤記

大元一海内列郡縣梯航萬里咸以驛遞傳達且建
候館餽餉相望於道以待使客敬上命也姑蘇驛遞
南接行省北抵大江東南貢賦并兩浙閩海之供悉
縣茲道是以送往迎来歲無虛日大德間郡府葺其
舊館適民役告勞工弗克固距今二十載風雨摧圮
無完容所元統三年秋太守張侯正議顧以賓館春
秋所嚴盍繕完之而慮民力弗給乃為倡首併率諸
僚佐捐俸以備工費雖一木一石一磚一甓躬自指
畫故工役相資材物就聚民不勞而事集自秋踰冬
凡四閱月而館成乃於其北築亭為使客休息之所
仍得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李孛术魯公題其扁曰凝香
因唐刺史韋應物詩意也亭之傍栽花植竹曲闌迴
檻縈帶左右墻垣高峙窓牖軒明當為浙西驛館之
勝蓋昔人所謂凝香者刺史之燕寢也今太守則躬
處畢隘以昔人所云者為賓所焉太守故佐命功臣
濟寧張侯之孫也聽政之暇與民休息今寔以天子
之使命惟重迎勞惟謹是營斯亭夫使客解鞍傳檄
登高望遠瞻泰伯之舊墟訪館娃之遺跡来游于斯
息于斯飲食于斯則凡暮至晨往者寧無預惜之心
乎太守既俾僕記其亭之作矣仍為之歌曰

吳山壘壘江水瀰瀰作亭于館太伯之里太守燕喜

執斝奠洗餞天子使石湖彝彝横山峋峋惟此使客
執轡侁侁如公子扎萬國是賓或貢厥篚汎汎楊舟
来觀于亭載歌載游謂此太守賓礼孔脩經之營之
教之食之匪教弗勸匪食弗滋百尔来使視此銘詩

石魚亭記

至正元年冬理問和侯九思治地於杭西湖之集慶
山土崗面陽石老泉清杉松檜檉交樛于上蒼藤碧
鮮蔓聯于下工役之始銚臿既舉钁深九尺許得石
焉狀如魚昂頭掉尾有躍禹門鼓北溟之態土工不
敢私有而進於侯侯曰吾方鑿池置魚而石魚出豈
其徵耶於是鐃石畚土跡泉瀦水置石魚於其中仍
結亭其上環以竹木軒窓丹漆磚瓦蒼黝嘗與客遊
於斯亭觴咏在前鳴聲往來四山圍繞雲霧翁欝
石魚於泉湫是可樂焉雖然魚介鱗之水族其大者
為鯤鼓浪成雷噴沫為雨乘長風一躍萬里蓋非方
池圓沼之能畜也今移形山石毋乃易其性乎噫余
知之矣侯少勤敏及官理官廉約有為方暇駸進用
而輒以来山釣水為事茲石之出豈非湖山之靈托
形象於變化以遺吾子乎何哉狎於情者情其志安
於小者忘其大此君子所以寓意而不留意也歟若
丙穴之嘉魚浮陽之鯈鮴亦麗於罾烹於校人而已
曷若是石不墮釣餌不為腥腐有飛騰變化之象九

思觀於茲而思其托風雲於高遠者則他日之所就又豈非石魚之感厲耶書以為記

魯齋書院三先生祠堂記

於乎道之大明也繇徽國朱文公生於東南道之復明也繇魏國許文正公生於中原盖文公歿十年而許公生二公之學相距四十三年而傳相去數千里外而合一旦得時行道以濟斯世豈非天乎初文正公以其學講授於魏郡壬寅歲始詣蘇門因左丞姚公得程朱之書於江漢趙先生遂一變舊習精思默契篤志力行為時儒宗中統初元以竇大史薦應詔入見至元七年拜中書左丞八年授國子祭酒講授國學其後弟子繼司鼎鉉四方學者咸知宗朱氏之學其於贊治之功豈小補哉至正二年天台陳君仁本以文正之學播於海隅即慶元府治之東搆祠塑像列於學官將以春秋專祀於公而又以姚趙二公合食於堂終歲設教養士然而廩餼供張尚未完也三年踰浙右泛二江游金陵以需成於臺端可不謂有志之士乎今陳君得請將還迺作歌詩使歸以祀公歌曰滔滔海湄巖巖宮祠冬曦夏薰賁然來思昔公在朝佐聖濟時闡教燕魏入矩出規江漢之滸公學之緒姚竇交游程朱傳註始時國生質朴而武今文以嬉周旋拜舞相業將略公之薰漬邦範國紀公之能

事公祠于南孰敢不欽或謂海邦祀其奚歆盖公精誠布於異俗皎如日星何幽不燭夷風感化列於編氓奔走慕義來瞻公庭林風山月神思洋洋簠簋在筵我歌孔揚

劉大本拙菴記

盈天地之間者萬物也知周乎萬物者人也其林林揔揔日趨事赴功以樂甚生者人事也中世以降民風囂淫變詐百出故賢人君子或晦迹巖穴忘情軒冕或問如不知或犯而不較往往以高節邁世而立言於不朽者有矣若古之辛甲鬻子下逮長盧王狄其言則本清虛自守畀弱自持至老聃氏刖謂大巧若拙而陰符亦謂性有巧拙可以伏藏此盖所謂古今善處世者矣劉大本居淮之陽暇日葺茅茨堵垣墻築室為隱居計仍以拙菴自號且能謹於事物之接此豈非善處斯世者乎予於是而有感焉嗟夫聖人脩身立教凡所以處綱常而不惑者納之於中而已毋使過焉毋不及焉即父子而父子之道親即君臣而君臣之義定即寒暑而寒暑之歲功成即窮達而窮達之天理得凡所以虛靈應物而不窮者若持權衡然不失其正而已又豈以伏藏之道存乎心哉苟伏智焉藏巧焉則事物之接而觸吾心之是非得失者不得以直道遇之也夫豈真誠之謂乎夫豈用

拙之謂乎雖然人固有質而不文杜而不巧者則亦勉之於彬彬君子之道而已易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蓋得其序則安矣劉君以拙名其庵慕古人之志欲行古人之道居是庵也其必有擇焉書以為記

## 十將軍新廟記

至正二年 月 日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許有孚言故晉尚書令忠貞公卞壼之塋廟在集慶路大元興永壽宮之南偏歲久祠宇不治考晉史載公之忠二子之孝昭如日星後世仰慕而使行道之人過其故祠顧瞻咨嗟有不能釋然于懷者若無以興起其廢對植其高則將何以表章其風烈而懲勸後世者哉矧今聖朝遵崇古忠賢之祀典有司禮文具在其可弛諸縣是臺臣咸是其言俾集慶守臣請於江浙行省得官出緡錢計一萬五千而更新之仍移文永壽宮主者虛白先生陳寶琳總督其事有司相地度材命工計直擇以 月廟成先是延祐之初寶琳之祖松公欲倚之而弗果至治間官葺之而弗固今虛白先生自加督工及終經營輪奐之羨無遺錙銖故工不費而完好廟當通衢東西植兩坊題曰忠孝前建三門繚以周垣夾以兩廡衛道森嚴廟室中起以奉忠貞公之

是年月 日檮始至正

像而以劉將軍起鍾侍中雅配享公之二子聆盱侑
食後崇寢室則裴夫人主之宮宇宏麗軒窓翬明足
以聳觀聽而發遐思昭神靈於既往啓忠孝於方來
於國家勉勵臣子之意豈不偉歟初忠貞公在晉室
廉潔切直不肯苟同時好時則慕王澄謝鯤之放達
公厲色曰悖禮傷教罪莫大焉嘗觀東晉之衰敦叛
於前玄僭於後豈非禮教廢而然哉盖公之明若蓍
龜衡鑑不待蘇峻之禍而先知矣獨惜王庾諸公不
能聽納其說悲夫自公之歿後六百餘年南唐建忠
貞亭徐鍇為識又百餘年宋葉龍圖清臣刻石表墓
又五十年曾文昭肇記其祠堂又十五年胡忠簡銓

復記其廟世代之移而諸君子之題誌疊見於前後
則亦豈無意於當時也哉大江以南金陵為東南之
要領行臺為諸司之儀度其忠臣孝子之出於今日
來瞻斯廟聞其風而作興者則亦豈無望於耳目之
臣哉僕既述御史許公興墜舉廢之善而又以嘉其褒
往勸來之美為文以記之矣仍作迎送神之辭於左
使歌以執籩豆庶冀聲氣之達於神明而獲孚感則
又可以佑民物而介繁祉也然則有國有家者非忠
孝其何立乎掌廟事陳虛白先生凡歲時致祭晨昏
啓闔香火之嚴祗奉惟謹且將求卞氏之後以永其
傳焉御史臺官及有司執事者之勞併載諸石其歌

辭曰夏屋兮丹楹蓀壁兮蘭房組羅帷兮玉瑱藝芳
馨兮盈堂肇禋事兮孔明駿奔走兮蹌蹌列鼎烹兮
毛炰胾羹陳俎尊兮殽蔬桂漿神來歆兮薪陽[illegible]神
上升兮雲茫茫鍾山崔嵬兮江水央央錫純嘏[illegible]佑
我忠良風雨時兮豐年穰穰福生民兮壽而康

## 成慶堂記

人事之可慶者孰為可慶今夫居高官享厚祿子孫
盈堂是可慶矣曰未也美材藝多名譽功高於時澤
下於民是可慶矣曰未也家千金食列鼎便嬖足使
令是可慶矣曰未也得時行事賞罰由己於俊畏服
各承其意是可慶矣曰未也然則孰可慶曰有慶焉

非是之謂也晏子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
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
禮之善物也是可慶焉人莫之能也主君彥誠昆仲
五人有宅一區居海津之原奉其八十之母愉色婉
容克盡子道雍雍怡怡伯倡季和庭無間言以故人
稱其孝里有窮乏則力賦之多所不較歲常以南方
漕舟集於其處漕人去家萬里遇有不給則假之以
濟其急以故鄉服其義蓋其父善甫歿二十有五年
矣嘗以敦睦為家範而諸子克遵遺訓茲非所謂可
慶者乎嗟夫今人處富貴之地父母在堂伯仲成列
有不能協于家者矣而王君守其家法內則以親外

則以義洞洞屬如執玉奉盥唯恐失墜此非所謂
成慶者乎雖然余聞之二憲競奕未足多也必若曾
子之色養閔子之友愛其可法焉長王君名聚字彥
誠次名榮字彥忠美字彥敬福字彥德彬字彥文遠
求余文記其堂扁曰成慶且為之銘曰海濱之陽翳
如通都藪此王君克孝有模怡怡家庭禮順色愉子
孝其毋婦聽其姑姊卿稱其惠漕德其周嘉言或從善
行肯脩堂廡周匝先訓[redacted]謀成此美慶後昆是道

## 遊江陰三山記

余嘗遊名山未嘗不紪記其勝江陰去吳百八十里
不聞佳山秀水之名至正丁亥冬十一月既望因永
嘉通守余公德量約為京口之行余公迺舟行速僕
舟遲不能追也遂自無錫之北門數里大石橋入過
水村漁浦野田荒墅草木枯謝舟行六十餘里至青
陽鎮始見酒帘村市客舟駢集又十里至佗村峩高
丈餘河流湾曲若蛇蜿之勢始抵江陰州治晚謁翟
仲直州尹夜宿杜橋岸下明日西回登覽高丘則東
瞰長江南連吳會復自湾河過佗村而北皆美田沃
壤桑柘相望迤邐青山迎棹樵歌牧唱相與應答舟
人迴牽沿山前小河而行村墟相接峩柳交映兩山
之間浦溆縈帶北通江口地名石堰既而舟轉峩曲
板橋為梁即三山塢其間民居鞿集屋瓦參差稍稍

堆委連衢比巷如墉如櫛風俗熙熙翁呼兒羌婦飾姑汲牛羊在山犬豕在圈烏噪于林鷄登于屋藹然太平豐稔之象若古朱陳村焉其山皆不甚高峻而松篁蒼翠石磴丹堊或頹然如屋或頑然如虎窪然而湫林然而壁少焉却出山塢有横山在前野田開豁水港漸寬詢其地則常之晉陵縣界於是村人鼓棹稚子扣舷風帆二十里抵官塘漆市橋而泊焉嗟夫一元之氣融結於亘古歸氣於山澤而有孕靈育秀僻在荒陬不經名賢遊賢遂寂寥無聞江陰諸山是矣余不識温之雁蕩若吳之靈岩常之惠山迨不過是惜不得與德彙同為尋幽討勝之辭而品題之且舟中傲仉覽之未詳姑書以識歲月

## 聽竹軒記

造化之理動靜鳴寂互為循環方其戛然有聲者動也寂然無聲者靜也然戛然而鳴者靜之復也寂然而感者動之機也是以人之聰發乎耳而後戛然之鳴入於聽物之聲生於激而後寂然之感通於哉聲之戛然而調調之刀刀者無形之氣也然其所以調調而刀刀者激於有形之物也番陽余君太易築室於京口乾元宮之傍舍種竹環繞朝聽而戛戛焉莫聽而戛戛焉甚以為得聲之自然者故扁曰聽竹軒予於是感于君之托於物而聽也因試聽之則

竹聲托於風者也風聲托於竹者也而風與竹又托於人之耳然後聽竹之聲與聽竹之名有所托者軒也由是知形聲之相托動靜之相感天地人物皆然而況於草木乎余君然予言書以為記

## 雲龍山石佛寺記

徐州之西十里有雲龍山焉山之麓有寺寺之岩有石屋屋高可三丈許其中有石佛像突然而起可二丈許東西北垣皆因甚崕石鑱為小佛可千像許土人相傳宋武帝微時常憩宿于此有雲龍旋繞故因以名焉武帝既貴州人皆來羅拜屋下焚香而祝願之歲以為常至梁天監中有僧來一居其屋遂神其說為裝嚴之像此石佛之所由鑱也自而後歷陳隋唐五代宋日增月累以至於佛之多而寺之所由建也至今州人有祈願者猶僦工鑿像以為因果延祐間寺僧妙果積介華之供於足殿宏其材簷緝其此寺之所由新也至治元年夏德潤自京師還過徐遂登而觀焉東望則彭門之偏黃樓故基西望則項羽所築戲馬臺也北望則九里山長坂大河界其中南望則嶧陽泗濱縈帶左右山川如昔而人移物換久矣予觀石佛之興於梁永而鍾靈聚祀於茲境者詎知非前代英雄之遺烈乎世代旋移成壞毀滅之相尋而石佛晏然如故則又詎知非佛氏之願力堅久

者乎日既反德潤將歸妙果求予書而誌於石是歲
四月六日朱德潤記

靈壁石記

品物流形於開闢之初而一元之氣鍾賦於精英粹
美者非特一木一石也靈壁石產於泗水之濱質堅
理密形秀色潤上世常以之為磬則五音相宣律呂
調暢其渾然天成如岩如壑者則又昔人之所貴焉
至正六年秋客有從汴來者以十二峰見遺其澤如
髹漆音如金玉大峯巍然中聳若尊者居之而後兩
峯若護衛之又旁兩峯若輔翼之右一峯拔出若賓
對之下兩小峯若隨侍之左列四峯若趨迎之中懸
一竅則若洞天異境可望可即又中界一谷則若下
通迴溪可濯可湘背負以沙則甗液凝綴之初璞也
其玄光玉質粹然如可親儼然如可敬則又形容所
不能盡者豈非精英粹美之石乎予於是置之座隅
於賓勿談笑之頃飲食讀書之暇皆得撫之挹之親
之翫之雖彭蠡之落星平泉之醒酒自謂無過是矣
嗟夫世道之移君子之精英粹美而可親者則又因
毀譽以疑其行材名以來其忌而凡可以狎而玩者
小人是已又豈若茲石之美似君子哉雖然吾儕之
同遊或能以愛君子之心如愛石久而愈敬則又非
世道之能移者矣書以為記

# 遊靈岩天平山記

吳郡之西為湖東為江獨靈岩天平為山之勝境予昔陪宋尚書誠夫來游距今十有七年矣其山巒林麓陂池之美蓋嘗粗記而未能再覽其詳也至正己丑春莫判簿顧君定之毗陵潘子儀曹德文約予為山行於是買舟携具於城西之楓橋入過雁港先抵吳安山下即乘肩輿行二三里至觀音山有寒泉二字鑱於卧石字皆方丈餘又行抵北山撫蟠松還宿衍福精舍明日復就肩輿由吳安山左度天平嶺瞻文正范公故祠喬木森茂異石林立轉過野橋村店山迴澗曲樵歌牧唱相與應答以翠微空曠之間里人所謂雞經山虎子谷者突然乎其左琴臺巘羊腸嶺者兀然乎其右迤值上坡陁經犖确曰觀音峰曰猿愁嶺皆陟險攀緣而上直抵靈岩山永祚塔寺後迴望諸山皆在其下菜畦麥隴蒼黃相間入寺觀八角井步響屧廊陟香徑登琴臺予足力倦距兩親而止迴撫偃松倚盤石坐涵空閣南望三山環抱即太湖之洞庭山色蒼茫湖光鏡淨瞰飛鳶於木杪睇雲帆於天際於是臨前軒濯浣花池寺僧揖予於小亭而憩焉詢昔遊之記則已刻於五至堂矣众客舉酒相屬倘佯久之皆步出前三門有亭翼然則陸象先之所曾遊息也故刻象先二字於扁即由山徑尋所謂

西施洞則古佛石像在焉遂緣山而下路兩傍松杉
陰翳蒼藤如虬蛟鳥聲関関遊人交騖真一時之佳
致也乃躡山而歸復抵天平之白雲寺入拜范公祠
下出則日色已晡烟光黯淡諸峯如人立如戟插如
筆卓如拱揖如迎如送皆天造之巧也儻謂定之
曰人生聚散之蹤来不可期去不可追矧歲月奔馳
一俛一仰悉為陳迹物是而人非者有矣今則天和
日晴川明山秀心開而目明意適而情暢有匆脩足
以倡和酒尊足以獻酬詎知非它日之觀美乎則斯
遊也不可不記至正九年三月廿二日朱德潤記

舒嘯室記

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者此至公之心也故君子居廟
堂之時思堯舜其君而皞皞其民者或未達寧無耿
耿於中乎處山林之時思堯舜其君而皞皞其民者
固未達則亦寧無耿耿於中乎衆知政事蘇公伯脩
居真定古城之東其先世隱居讀書之地也至正六
年秋公以奉使事畢去歸其鄉嘗憑高覽遠若有感
于懷者於是因高為臺築土為固結攔於周構屋其
上　年　月　日臺成因乘晉處士陶元亮歸来辭
中語扁名曰舒嘯焉或曰舒嘯者宣其悒鬱之氣也
公仕於朝登館閣歷着臺典機要出則奉使宣撫廉
察郡縣參佐行着可謂榮且顯矣其何以舒嘯其悒

欝者哉噫是未知公者耶夫公以儒者學業稽之政事其立朝也垂紳正笏嘉謀讜論而思所以致君澤民者有其道矣時或不得盡行其志則其耿耿於中者寧不思登臺而舒嘯乎其在外也建節行部宣化鎮俗而思所以致君澤民者有其道矣時或不得盡行其志則其耿耿於中者寧不思登臺而舒嘯乎然之河滋水東注西望則廉頗李牧之故墟也山川如昔而草木之榮悴於春秋者曾不知其幾也而名迹之相傳或有不湮於當時者矣今公之登斯臺也以一舒一嘯之頃尚將援賢材而利於國求善治而施於民樹名節於來今垂声光於不朽則斯臺之邑與實也將與宇宙相傳於無窮矣豈特廉李之云哉公之心蓋曰憂天下之憂者將已為已任樂天下之樂者以為吾君吾民之樂而不自以為樂焉此臺之所由築而舒嘯之所以名歟因書以為記至正己丑歲八月四日睢水朱德潤記

存復齋文集卷之二

存復齋文集卷之三

元征東儒學提舉睢水朱德潤澤民著

曾孫夏重編

賜進士湖廣按察使東吳項璁彥輝校正

雪獵賦 并序

至治二年春二月既望時雪初霽天子大蒐於柳林還幸壽安山命集賢大學士[illegible]恩都學士臣顏哥識律功德副使臣三旦班[illegible]朱德潤圖而賦之因考禮經謂乾豆賓客充[illegible]三田之義漢儒雄詞麗藻可謂形容盡之至於偃武備文之說亦略見於篇中皇元受命四海來格游獵之盛武備粲然所以明

國家之制天備矣臣德潤謹援筆墨圖成雪獵而并
陳其賦曰
顓頊司序玄冥駕冬屏翳前飈馮夷灑涷霜堅冰於
沍澤之底霰急雪乎蒼冥之中迷漫六合飄飖太空
混玄黃而暴素白始胚𦢊於鴻蒙忽焉山川不夜之境
盎然草木長春之葉化瑤瑰不瑳之巧布珠琲莫攝
之工有自強者奮然而嗟曰天地既肅風雲已凉獸
戢獵而畢祭士弓矢胡來張可以振威聲於下土閱
武備於非常乃選車徒擇精彌剛陋簫鼎君之不出世
桓虔之萬驥旄孤麾而騎集韝[illegible]
鞘鈴齊駕鑾鏘銛矛大槊鉤戟長槍[illegible]莫邪干
將兵氣含輝偉列其旁於是雷師撾鼓山靈棒鞭王
良執御羿氏控絃封豕中機貪狼就軔縱離朱之明
睫步章亥之宏跬窮鏵擣虎絡野經原飲羽則飛將
視石調矢則由基號猿箭雙鵰於一鏃殪兩兕於孤
鞭廬令令而狐踣獲鵔鵕而鴐鵝顛至若鴻雁鶬鶴鶵
鶖鴇鷫鸘麋麇豻㺜貘羊貔貙伯益之所未録爾雅之
所未刋飛走之屬并墜其前血領其濡貫翎其臁數
實登載振旅告旋又何止易堂下之一牛窺管中之
一班哉故相如奉獵於上林子雲校獵於甘泉以至
長楊五柞渭水黃山皆前人轍迹之所蹈文辭之所
傳得則為敬天順時之義失則有縱樂從禽之戒東

吳小臣渡江泝河過魯適燕瞻兩都京闕之巨麗揖
中州士子之多賢曩曾逐公子王孫之後塵而聞諸
塞上之翁曰我聖朝神武之師常以虎賁之众際八
埏而大圍驅獸蹄鳥跡之道為烝民粒食之基燎火
田於既蟄入山林而不麋胎不殀夭巢不覆枝講春
蒐秋狝之舉臨夏苗冬狩之期效成湯祝網之三面
思文王蒐田之以時所以豐稼而除害所以致敬而
受釐收其齒革羽毛咸工需於民用潔其犧牲腊脯
盛禮筵於賓儀論功賜脤錫胙臨墀太常薦新於廟
祀太官供味於庖胹捄棘匕其膏膋饛簋飧其肉麋
脩以元醴享以醇醨宰臣調其醎甘學士和其雍熙

皇恩浹上澤施武事講文教孰遂乃四方鼓舞萬里
稱航邠人祝稟無凌弗屆玄菟黑獠致禮其邦斥候
盡職貢之道象胥講獻納之方故众姓之人間鐘鼓
管籥雖三尺之童携簞食壺漿然後知曠百王天人
之盛事啓億萬年大元之方昌今聖天子礪精圖治
寬裕有容紹祖宗鴻熙之運體上帝好生之功將以
仁義為基道德為宗詩書禮樂為治政刑法度為公
正以網羅俊乂駕馭英雄則鳳凰鸞鷟不足以為貴
騶虞白澤不足以為崇豈特西旅之獒太宛之龍芝
房赤雁之歌寶鼎白麟之誦蓋將息牧野之如虎如
貔蕢渭濱之非羆非熊聞一善以為訓明一藝無不

庸國家有基命宥密君臣有同寅協恭躋生民仁壽之域迥太古淳厖之風臣愚戇猥材草萊陋質愧不足以潤色皇猷宣揚盛世裁前賢錦繡之文鐫大經金石之字倣雅頌之作興表德澤之流洩他日庶幾河圖洛書龜龍負瑞先以寫臣方寸丹衷詣壽安獻賦之意

## 幽懷賦

肇姬封之邾裔兮老睢陽之曾孫歷淮漢而屆都兮瞻邦畿之無垠茂品物之化育兮醞六合而俱春攬太古之象教兮齊民風而俗醇何世降兮謂其時兮欲窮而怵生兮寵專而勢危物情縢而倘論廢兮端行而政教虧禮度疎兮豪滑僭兼并盛兮良民饑饑寒迫兮廉恥喪苞苴行兮仕祿卑淫祀盛兮正直塞游食多兮未技施我思古人兮邈其遠而觀所行兮或放或持盡大智兮弗機躬力行兮弗馳享尊榮兮弗榮臨患難兮弗欺苟余心之無慊雖夭毀而何疑豈矯世兮獨立俟同心而可為嗟盛年之不偶撫朱絃兮自悲倘效用之得所雖歿身其何辭秋風兮木落遠道兮陸離耿幽懷之惓惓兮慕重華而致詞顧皐夔之謨明兮歷康衢而歌之

虞伯生先生題

沅湘圖辭為嶷子山太監作　妙甚好辭

掛扶桑之雩弓兮臨東方之啓明騁六驥於廣莫兮

豈脩途之可量及前賢之方駕兮又何蹇乎吾行慨時俗之淫薄兮曷淳風之渾厖紛雞虫之得失兮孰澄清之是遑耿予懷之遐邈兮寫秋風之沅湘苟天定之或存予雖王傅其何傷倘鶡鶬之可辨兮願俟時乎吾將行信弛張之有道兮聊隨宜而倘佯

秋風辭為柳道傳待制賦

秋風颯颯兮鴻雁飛山空木落兮猿狖啼我所思兮天一涯好其儀兮婉其辭悵望弗及兮莫將歸蘭橈桂槳兮江之湄歌楚曲兮慰所思白雲滿川兮佳人忽來

有懷子山學士

青山盤盤兮白雲浩浩我所思兮在遠道荊榛交披兮曷其時到白日忽往兮歸乎將老開槃槧兮刪遺文覽名氏兮思故人關山千里兮有懷莫陳欲往從之兮隔浮雲

秋日送譚道者北游

秋蘭生兮洲諸舟子游兮別墅放瑯琊兮觀舞薄空同之天柱揖群仙兮遨翔身欲飛兮不羽

招孝子辭并序

至正五年秋天台道士鄭君蒙泉來為予言四明人金子文之孝也事親能養事兄能弟一旦從父母命往省其舅周於廣南俾篤親親之義而舅氏亦念其

姊遠不克常會顧以息女事子文乃走一介通其殷
勤仍致舅姑之禮於全氏舅姑諾焉子文遂就婚於
周氏春秋代謝令忽踰十年矣子文每思歸省而不
獲命於父母於是晨昏定省之節惻然於懷霜草風
木能無思乎能不歸乎蒙泉以其友義倩僕作歌辞
以招來之甚辞曰
孝子歸來乎山川迢嶢中路紆汎吾船兮脂吾車行
人相呼征在途子不歸兮親倚閭長河之水多魴魚
喬林啞啞返哺烏孝子念此兮歸來乎
孝子歸來乎廣南道阻三千餘甥見舅氏毋心娛子
別母久當何如晨風吹衣露沾裾寒思衣兮食思哺

綵衣班斕置牀隅室家安安親獨居明發不寐意踟
躕孝子念此兮歸來乎
孝子歸乎來憶昔去時棟花開子行歸遲花幾回宜
男熊枕當時諧三年方免抱與携双親思兒白髮催
鴒原急難兄弟懷高堂羅幃銀燼煨風燭奄忽誰能
追孝子念此兮盍歸乎來
孝子歸乎來子昔去時母縫衣衣裳帶緩易袍裾亲
私蓬矢期男兒苟非功名懷所依明當寸草答春暉
毛生奉檄人尚嗤曾參臂痛當馳歸廣南之山樹依
依杭榔葉猪鷄鵡啼回望白雲杳孤飛孝子念此兮
盍歸乎來

有美人寄李泗之負外
有美人兮釣於淇木蘭舟兮芰荷衣狎魚鳥兮將忘
挾濯滄浪兮誰是非

思君子為壬繼學治書賦

山穹窿兮摩天水洄洑兮流淵一飛一咏兮魚與鳶
審物理之自然思君子兮路緜緜忽瞻之以在前
至正甲申冬推官馮仕可惠以軋賴機酒命僕
賦之蓋譯語謂重釀酒也辭以末學荒蕪措辭
弗精承教再四勉掇古人餘韻而為之賦曰
崆峒山人嘗讀書閉門窮冬適局朔風晝昏圓炉忘
熱袖手不溫錐戶牖之墐塞方霰雹之飛翻黃穴居
而虫蟄徒兀坐以鴟蹲悵然懷友隱凡忘言俄而蔌
蔌蔥蔥起問童子剝剝啄啄衡門誰啓乃有麴生之
流駢肩累足接迹而至揖予而前曰子何瘁色之如
是耶衣不寒乎食無飢乎衣食粗足思慮何居得非
天氣之栗烈觱發之號呼生與儕輩洗爵奠斝提壺
挈觴汲甕底之新篘泲醅餘之宿嘗法酒人之佳製
造重釀之良方名曰軋賴機而色如酎貯以札索麻
而氣微香卑洞庭之黃柑陋列肆之瓜薑笑灰滓之
采石薄泥封之東陽觀其釀器扃鑰之機酒候溫涼
之殊甑一器而兩圈鐺外環而中窪中實以酒仍械
合之無餘少焉火熾既盛鼎沸為湯包混沌於欝蒸

鼓元氣於中央薰陶漸漬凝結為煬滃渤若雲蒸而雨滴霏微如霧融而露瀼中涵既竭於連爊頂溜咸濡於四旁乃瀉之以金盤盛之以瑤樽開醴筵而命友醉山頹之玉人但見酡顏眩耀餘嗽淋漓亂我籩豆屢舞僛僛麴生掀髯撫掌咲歌欺側勸我飲醇若有德色謂日費萬錢或時飲一石眠長安酒家之市倒黃公舊壚之側若斯之勸酒奚無益僕謝曰誠不敏亦有古語子試聽旃昔儀狄肇醞大禹疏焉酣歌恒舞伊訓是宣義和緬淫而時日廢慶封易內而國朝遷陽竪獻飲而子反去楚灌夫使酒而徙相於燕汝古人節之以酬酢戒之以誥誓避酒禍於將萌飲終日而不醉賓主百拜一獻而始三爵為燕享之誠九獻乃上公之禮觚稜兕觥設于賓筵玉瓚黃流薦之廟祀豈予庶賤飲不知止倘罹驕淫君子所耻子雖勸飲吾弗為矣麴生復蹙頞而前曰噫當今之盛礼莫盛於軋賴機蓋達官之所薦豪家之所施子居隘陋曾不之知山人喉然而咲曰子知今日之所尚風俗之所推亦管見於一班猶覺聚之醯雞子不遐弃重為言之延祐之秋僕以文藝見召隨天使而北轅曾待命於公車屢承宣於禁垣聞宿衛之遺老談中統之初年巍巍乎世皇儉德之美昭昭乎聖謨貽厥之傳謂飯羊毋棄其髖髀酒淹莫漬於衣氊五齊

以饗宗廟三酒以祀昊天光祿監六材之劑宣徽進
五方之鮮鳶輿歲幸於開平醴鬯時頒於太官盛錫
燕於群臣講賓酬於內園太常列朝儀於班席御史
肅朝會而糾愆喝臚傳而杯舉節樂應而絲彈既醉
既飽弗譁弗喧于以示大羹元酒之質朴于以見調
元生物之甄陶槖神化於一區降德耀於九霄饋五
漿於暍者賜三餔於老饕穄米朝酮發西涼之馬乳
鴟夷屬車載大宛之葡萄玉門有保障之酒泉鐵堠
有金山之羊羔祁連有和酪之冰竇玄菟有濁醯之
松膠白填有宿熟之魯醞黑貔有顆漿之椰酥輻湊
兩都恩沾四郊臨辟雍而養耆耋擴淳風而化漓澆

措天下於泰和之域澤生民於仁義之膏又豈特羨
隋人之玉薤責楚貢之包茅也哉於是麯生之流聞
吾言逡巡再拜趨隅摳衣進退有礼羞前之為將弃
壺觴於糟丘之澤揮盞斝於牛飲之池謂寧歎於扼
腕毋終酣於噬臍僕曉之曰酒者元醴天之甘祿時
和歲豐家給人足麴蘖以時湛熾潔熟以之享神神
降之福以之祈年年登五穀勿酒斯享親戚用睦吾
試與子礼飲是勗肴核具陳盃盤新沐問答未已春
陽煜煜箋吾賦於棐几記匏尊之相屬

天明辭寄元顏子中都事

閶闔啓兮天明八風盪兮萬彙成子午循環兮中氣

清嗟人心兮皎獨靈衆論螽午兮結愲誰理維綱常兮為道之軌浮俗夸靡兮純朴散徙混沌鑿兮約語驚世安得羽翰兮橫陰入登泰階兮趍紫垣揖咎繇兮礼樂先黼黻袞衣兮開乾乾

盧对亨秋山圖

皎皎白駒兮在空谷負笈携書兮人如玉路長漫漫兮紛草木天步艱難兮遲我躅安得軒車兮房駟服躡千里兮信宿

挽馮侍御

登高原而悵望兮殞喬木於江城謂耆德之方茂兮將縯年而百齡奚巫陽之下招兮返帝閽之高明兮吾邦之群彥兮俾何從乎老成昔公周流四方兮涉世路之險平樂林泉而棲遲兮友漁樵而忘形望笥輿之不再兮揭丹旋於郵亭故鄉遙兮親戚驚九原邃兮閟泉石慘物交兮鳥悲鳴嗟孝子兮心煢煢

山陽招隱解為段吉甫助教賦

有美人兮山之陽芰荷衣兮芙蓉裳抱修能與婷節兮顧俟時乎將行何蓋葹之雜沓兮欲蔽美乎蘭芳山之陽兮連林重岡嶢嵲礧磈兮巘崿嶢嶈石瀨兮珊珊雲容兮英英潛蛟躍淵踔尾兮深不可量赤豹文狸兮左騰右驤美人歸來兮山中不可久留兮盍將返乎吾鄉

答招隱

山之陽兮蘭茝芳泉甘土肥兮稼穡香食耕釣子衣蠶桑隨所適兮將何望高門列戟兮公侯之防深官網户兮室家之光秦篝齊縷兮綺紈之常蛾眉曼睩兮巧笑之戕吳歈蔡謳兮雅音之傷炮羔蜜糒兮鼎食之良美人兮召余霞佩兮頡頏吾不能以此易彼兮惟山之陽

黃鵠歌悼亡妻

黃鵠高飛兮蚤失其慈托異巢而匹偶兮引雛以棲忽飄風之木落兮驚故林之傾欹天命之不恒兮殞其故雌幸故人之來招兮渺千里而懷歸何愉人之講辯兮使易其辭豈無良媒兮念黃口之無依黃鵠之歌兮忍聞之

又

黃鵠歸來兮逍遙俯江海兮歷山樹盼鄉家兮路迢迢思反哺兮復故巢世路險艱兮荊榛交讒人搆我兮使我心忉念慈親兮裂情抱昔托我所兮今棄我約歲將晏兮百草焦玄雲合兮雨風飄月星晦兮嗚呼兒號思兒孤兮匪昏匪朝黃鵠之歌兮孰知其聊

南山招隱辭寄王君實左丞

有美人兮南山之南紫霞衣兮白霓襜步蘭皐子逍遙采芳洲兮宜男生好脩而淑美兮情肅穆而守謙

衆增妬而嫉美兮何靈瑣之不緘虎豹九関兮巖崿
嶄巖驥駍駖磕兮淵泉潏瀺深不可測兮高不可參寒
多蝮兮暑多蚺猿啾啾兮鳥喃喃峛崺巃嵸垣兮居處
孰堪靜不可默兮躁不可談叫帝閽而路杳兮老將
依乎彭聃美人美人歸來兮南山不可以久淹

答招隱寄兀顏子中都司

鳳凰鳴兮高岡梧桐生兮朝陽時俗美兮清明峩峩
冠冕兮濟濟衣裳兮旌車羔雁雩子招我兮山之隅
朝可仕兮山可居祿可養兮志可舒唐堯垂拱兮皐
陶謀謨道將行兮母踟躕

棹歌

雲溶溶兮山崦屋渠渠兮林隈悵懷君兮何所倚蘭
棹兮徘徊

遊朱方賦

丁亥之冬僑寓朱方客有談江山之勝約予重遊焉
於是携酒肴摳衣躡屩縱步山城之下殘雪既消寒
煙弄晴長江浩瀚海門東傾西連建業北眺廣陵碧
樹參差嵐光相縈浮玉峙於中流焦舁屹其稜層甘
露構而多景扁華陽逸而瘞鶴銘山橫北固水潔中
泠西津喧兮歸渡晚瓜步隔兮風帆輕汨雲濤之千
頃寔可壯遊觀而濯襟纓客曰子方登高而望遠蕩
瀟洒之心胸獨不知南徐之舊鎮歷六代而提封晉

宋則表其天限齊陳則矜其地雄梁則金甌無缺吳則鐵甕城空郡實浙西之障山為江左之衝近有虎跑之泉遠有鶻栖之峰京峴高兮龍目並曲阿下而練湖滚黃鵠旋西白兎馳東杜鵑開而鶴林仙去狼石臥而謀臣筭同崇丘昇兮五州見卯港埭兮千艘通碧瓦鱗次朱樓翠重其陽則阡陌之饒其陰則巖峦之叢包吳越而帶楚尾引淮泗而疏汴中茲豈非京口之壯觀而為南郡之所崇哉余謂客曰子既已悉茲境之盛曾未厭於吾心盖山川非人不勝郡望惟前賢之登臨余既與子觀江流而知海納盍亦思往古而評來今昔也江表為鎮為牧轉運節度刺史都督世代旋移幾千萬人之相屬晉則謝玄桓中唐則韓滉德裕旌旄於江皐貔貅交於津渡辯士謀臣歌姬舞女蝸觸蜂衝蠅鑽蟻聚莫不樂其功賞孳榮前度偉言論於青史騁英豪於茲土矣觀其踴躍功名際遇風雲凌厲山川指麾民人恍千古如一日追陳跡而無存慨江流之如昨情百感而難陳吾方與子攬江山之勝槩瀕漁樵之洲島渺天地之一身若鷲塵之棲草嗟既往之難留思無窮之奚了於是挹林風而振長袂坐鹽石而飲清流知天命之已定與造物而同遊任去來之自得復遑遑兮何求

閶闔啓兮祥飈吹楚澤兮蕭騷悵思君兮無聊采蕙帶兮臨朝紉蘭兮盈懷綠花兮紫臺時不可以再來折芳馨兮徘徊

濯滄浪

塵襟煩兮欲濯滄浪去滄浪水深不可渡風高浪翻潛蛟怒欲掇芳兮君之故芳馨盈懷兮君不我顧白雲漫漫兮來時路青山白屋兮我安所處